

记录我们眼中的真实

■张金岭

今天的新闻,就是明天的历史。

有人说,历史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实,也不可能绝对真实地把历史记录下来,何况历史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,对历史的认知,更是见仁见智的。果真如此的话,作为职业新闻人,我们能做到的,就是记录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真实。

为什么有人宁愿相信京城77元房租是欺蒙公众?为什么

温州官方对钱云会案的定性让人心怀疑虑?为什么一个“卖身救父”的真实谎言却能举重若轻地撼动所谓司法权威?

不同事件演进的线条和内在肌理不同,但这些公共事件,以及其他更多的事件,让我们在荒谬、荒诞、怪异的感觉中,探寻到了潜藏其中的密码,那就在当下,某些常情常理常识被扭曲了,或者干脆被抛弃了。这对我们的社会来

说,是一个致命伤——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到了这样的真实。

我们深信,任何高远的目标,都应该从公平、正义、人道、法制等常情常理常识出发,这也正是我们观察社会和判断新闻价值的最基础、最根本的标准。

我们努力做的,就是以此为出发点,选择、梳理我们共同关注的新闻事件和人物,从中

寻求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共同认识,并把我们的记录留给历史。

我们用自己的笔,寻找自己作为新闻人在这个时代的位置,但孤悬于半空的精英主义,绑架民众情绪的民粹主义,都不是我们的职业追求,我们的职业态度是:

既不抛弃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,更不抛弃社会责任的担当,在复杂的格局中,在不同的期待中,不以“舍我其谁

也”自许,也不因面对种种阻滞就“循墙而走”自暴自弃,我们相信,“君子和而不流,中立而不倚”,“行其所当行,止其所当止”,这是君子之道,也是职业新闻人在这个时代的立身之道。

如果我们笔下的文字真的能成为历史的草稿,那么我们下笔的每一瞬间,心中升腾的,都是一种庄严的历史感。

一直在路上

■鲁超国

细算一下,自己在新闻的路上已经行走了7年有余。

我很少停下脚步回头看过走过的路,因为这个采访还没有结束,下一个采访已经接踵而至。

我们一直在路上,这就是记者的命。

很多人觉得记者很风光,而我觉得用“苦行僧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。

但是既然是“僧”,就是一种修行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

报纸上留下了多少文字,但是每一次采访经历都让我刻骨铭心。

2010年沙尘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,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,让一个个生命变成了黑色的冰冷数字,而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故事,都会让你泪流满面。

我没有时间过多思考,我的责任就是,把我看到的、听到的事实真相写出来,至于那些是是非非,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。



改变

■石念军

从业7年,很多习惯由此改变,比如作息。以前在酒桌上也会酣睡的我,第一次酣畅淋漓地熬了通宵,并且一如既往地熬了下去。直到生病住进了医院,才在毫无睡意的夜晚强迫自己辗转反侧。

生活如流水无形,人必须求变。而能够主动获取一些改变,是幸运的。

做深度记者后的第一次出差,是到福建晋江采访詹其雄。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之中,这位渔船船长朴素地坚信,这里是中国的领海。

这为他带来了日本的牢狱之灾。

坐在詹其雄家门口,与乡亲们聊天,很多人都谈到了詹其雄的改变:一个能言善辩的爽朗汉子,已经连续多日大门不出,除了嘴角若有若无的浅笑,已听不见往日那些快意之音。

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,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。或许只有与世界一起同呼吸共震动,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时代的性格与魅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深读”就是这样一种魅力。



希望卑微却坚韧

■任鹏

一个朋友,还算成功的生意人,他开始厌倦城市生活。某一天,他把手机扔进河里,儿子的出生促使他决然带着妻儿“隐居”山林,并决定“在这里生活一辈子”。于是,这个朋友便有了很多城市里的“追随者”:把他的生活想象成是自己的。

想象归想象,生活还是要继续。这群自喻为小民、屁民的人们,大多数还要在城市里蜗居着:“被幸福”了却感受不到幸福,想担当却只能去“打酱油”。抱怨糟糕的空气和生存的压

力,承受着涨价的抓狂和内心的焦虑,曾经胸聚理想、心怀抱负的他们也许在迷失中会问: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无奈?

这就是我们卑微的生活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就像是野百合也有春天,即使你不能像烟花一样绚烂,至少也能产生些许的温暖。

所以,不要担心希望卑微,她是无比坚韧的。

如果你有光明,便可为他人驱散黑暗。这,应该是我们那点卑微的希望。



没那么高尚

■廖雯颖

我至今还清楚记得,章姐坐在我对面。当时我正在采访她,她的儿子躺在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里。几天前,她和家人还在福州这个待拆的村卫生所里自建的ICU苦苦支撑儿子的生命。

“真要谢谢你们记者。”

真诚的感激令人难以拒绝。然而每次面对“感谢你”这样温情的时刻,我都会扪心自问,是为真做好事而去的吗?没那么高尚。真的。

采访的事件常常交织两方甚至多方的利益

冲突。弱者的苦难总会激发人天然的同情和悲悯。但是,“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。”所以我不得不克制我的同情心,谨慎而客观。

记者这重身份,会约束一个人表达好恶的天性。新闻要求的是尽可能逼近真相,而不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。

同情是美好的品质,值得珍惜。但是当记者时间长了,我开始反思,这种同情有时必须超脱一点看。“以独立和专业而非道德高标趋近公共利益,始为余愿。”



至少公开是对的

■张子森

无论哪一个热点事件,背后总会隐藏着大量网民。那些消失在新热点背后的前热点,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泥牛入海。所有的事情总会有一个结局,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结局。

我们的任务,就是尽可能把这些结局挖掘出来,还民众一个知情权。

当记者开始挠头的时候,一般网民都会在瞎猜:上海大火背后到底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?死去的钱云会到底是车祸还是人祸?“曹操墓”到底是不是他老人家的安身

之处?

相关部门责备民众没有根据的瞎猜,这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民众的根据来自哪里?如果知情部门三缄其口不出面,那就不能责怪网民轻信各种“传言”了。

在任何事件面前,公开透明显示了一个政府的自信和公信,反之则有可能是欲盖弥彰甚至刻意回避。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,不能因为当官的可以知道,民众就不能知道。

毕竟,按照法律,权力是人民赋予的。



铅字下的沉重

■龚海

在我写下这段话时,深读周刊已经存在了266天。这个时间真的不算短。在这里,我一直勤勤恳恳地给它供应稿件。最初,只能战战兢兢地关注教育的乱象、小人物的故事,然后致力于寻找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来剖析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,或者刻画一个有性格有故事的人物形象。

后来,在外采访多了,看到了更复杂的事情,往往还是正常人的生活触角摸不到的,于是禁不住想要把它说出

来,一起分享。拜会“神医”张悟本,考察僧侣生活,这些都大大刺激了自己想要了解他们的欲望,但社会一些主流问题在这种漫无目的的采写中被过滤掉了。

虽然有些可惜,但那时你的心情不会是悲凉的,觉得还有光明的希望。我们总是先筛掉一些东西,再呈现出来,有时干脆自己就吞了,并不再吐出来。这纸上的铅字可以像我们的脸一样没有表情,但它还是浮着的,它下面则要沉重得多。

